

关于夏威夷神话体系与元素的报告（一）

盛正茂

之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搜集神话材料，但一直没有心思去把这些材料归纳总结一下。不过实话实说，凭借目前我手头材料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我个人对它们的了解，仍无法充分地作比较学上的研究。但是，就某一特定民族的神话体系作整体概述和调查，也许还是可行的。因此，我在此稍稍就夏威夷神话体系作简单报告。

夏威夷神话体系的起源本身就值得探究，因为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和夏威夷本土居民的来源一样少有明确的文献和考古记录。目前通行的理论是，夏威夷本土居民的祖先属于波利尼西亚人种 the Polynesian race（也在一些有些年头的材料里被称为“南方族群” the Southern races），在大约800年前（也就是约13世纪）从社会群岛 Society Islands（南太平洋岛链）航行定居在此，也带来了其文化和信仰的部分（我在此称该理论为“单一起源论”）。另一个更早的、目前被很大忽视的理论则认为，在公元3世纪左右已经有波利尼西亚人来到夏威夷，但后来遭到了13世纪航行至此的大溪地（Tahiti）岛民的征服（我称该理论为“征服论”）。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同意夏威夷遭遇过两波不同民族的定居，但是对于前来者的具体民族构成很不确定。事实上，关于整个太平洋地区早期民族的组成本身也还是一团乱麻。

这一“大迁徙”（一波或两波）在夏威夷神话体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明示暗示，但是在具体细节上和以上“单一起源论”有一些不符之处。首先，根据该理论，在南方族群来到之前夏威夷群岛上没有成体系、成文明的人类居住。但是，在夏威夷神话“Lonopuha”中，却明确提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群人带着他们的妻子一起从遥远的Kahiki地方来到夏威夷，带来了种种疾病，也带来了治疗的方法”。语言和民俗学家们基本确定Kahiki就是大溪地 Tahiti的误译，而因此这个故事可以被视为对长久过去大溪地人和比他们更早的夏威夷居民的记忆。其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首先，来者拥有更高的医学技术，这也是通常符合迁徙事实的；其次，这很可能是两个民族间的第一次接触，因为显然原住民们对神话中提及的“发烧、感冒、头疼等”在欧亚大陆上极平常的疾病毫无抵抗力；最后，神话中提及了“原住民”的“酋长 chief”，说明当时的夏威夷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组织。

从中不难看出，夏威夷神话具备着不低的历史性——换言之，其神话很可能是脱胎于历史事实，并基于确切历史人物与事件形成的。这可能是因为该群岛的人类历史较短，一方面许多故事尚未流散，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外界影响对原生神话的污染。

关于其神话的历史性，我有一个有趣的观察。众所周知，在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信仰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属“创世神话”，即英文中的 Creation myths，因为其中通常叙述了人类（一般仅包括叙述神话的民族）的起源，以及体系中最重要创世神灵的存在。而关于这些创世神灵的历史性，一般都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仅仅代表某种抽象的概念或自然力量的具象化存在（比如印欧神话中的“天”、“雷电”），而绝不是历史上所曾存在的人物。

在刚开始收集夏威夷神话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在其文化的“创世神话”中，叙述了三名大神的创世历程：合三为一 triad 的创世神 Kane（阳光）、Ku（物质）和 Lono（声音）从世界存在之前的混乱里破出，让光明照入了世界。随后他们创造了三重的天，又造大地以为脚凳，再创诸灵以协助管理这一切。最后，他们以 Kane 为形象造人——先以红土捏出形体，再以 Lono 从天下四方尽头带来的白色粘土捏出脑袋，再由三名大神向人像的鼻孔中吹气以赋予其生命。

这么看来，Lono 作为三名大神之一必然是“声音”这一概念的具象化体现了，毕竟“声音”和与之相关的“名字”这两个概念在各原始社会中都具备重要的象征意义（稍微展开来举个例子：在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每个人都属于一个胞族和一个姻族，而世间的一切事物，从某种鸟类到天上的某颗星星，都同样被归类于某个胞族和姻族；在他们的思维中，属于同一分类的人和事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他们也具备相同的族别名称，有时连名字也会共享），将其赋予神性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大迁徙”故事中却提到：在 Kahiki 人带来疾病后，其中一人却带来了治疗疾病的方法。他来到一座名叫 Kau 的村庄，告诉村民他们的红脸酋长得病（在概念上似乎等同于“身体某方面出了问题”）了。而该酋长表示自己毫无问题，但话音刚落就不小心把手里拿的铲子戳进了脚里（这种转折也是世界神话里常见的主题，但这里不展开说），只得让那位治疗师来帮忙。治疗之后，该酋长主动放弃了位子，去跟随医师学习，最终自己成了一位受尊敬的医师。而在故事里这位酋长就叫 Lono，在自伤脚趾后得名 Lonopuha。

从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Lono 是第二波大迁徙之前即在夏威夷群岛居住的民族中的一位地方统治者，可能在那时本身具有一些权威。因此，我猜测夏威夷神话最深层的元素可能具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历史元素，而三名创世大神可能是对第一次迁徙和第二次迁徙之间在夏威夷具备权威、受人尊敬的现实酋长的神化。正如大迁徙故事所暗示的，Lono 被人们所记住可能就是因为他学习了治疗疾病的方法。

我的这一猜测还有另一重证据。“大迁徙”故事中也说，Lonopuha在成为著名医师（或者用当地的说法，药师 medical priest）后曾为当时居于Waipio的米卢王 King Milu治疗。据说那批来自Kahiki的外族人正计划暗杀Milu，又通过种种巫术让他生了重病；而Lonopuha治好了Milu，但要求他自建一座草庐，居于其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去，也不能探头去看草屋外的景象。和大多数神话情节一样，Milu自然而然地在第一次听从建议后无法忍受门外热闹声音的诱惑，伸头出去看了一眼，结果被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啄死，连肝也被叼走了。

当然，Milu的命运本身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Milu在大多数夏威夷神话里其实是一个高级邪神的名字。比方说，据当地的一种“地狱”主题神话所述，地狱名为Popau-ole，又称Po-kua-kini，通常简称为Po，由真正的地狱之主Manua统领，但其中同样居住着一个地位稍低的邪神“地上万物邪恶之主 chief of superior wickedness on earth”，也即Milu。据传Milu本居于地面（如其称号所示），但后来被击败，投入了地底的“火坑”之中。（但在一些神话故事，如 Hinu和Kawelu中，Milu却替代了Manua的地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Milu在夏威夷冥界地位也颇崇高）

同样我们值得去注意，在“大迁徙”故事里Lono的头衔是“酋长”，而Milu则被非常明确地称为“王”。当然，我们可以辩称说这个故事晚于“地狱故事”，而Milu并没有历史原型，被称为“王”仅仅是因为他是神话中地狱里的次级统治者。但这个解释是不太通的：一来“大迁徙”故事本身的历史性非常强，不太可能凭空捏造一个重要人物；其次，故事开头就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当Milu仍住在Waipio的时候…”，可见其存在本身就起到了纪年表的作用。在没有书写历史传统的文明中，很难想象人们会用一个虚构人物来表示历史时间。最后，哪怕在这个神话里，Milu的实际结局也是比较现实合理的——Lonopuha取回大鸟滴落的Milu之血，又通过治疗令他重生。但神话中的角色总不能永久欺骗死亡，于是Milu之后在冲浪时被海浪吞噬。

那么，既然我们确认了Milu的历史性，我们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猜测：Milu在历史上很可能是真正统治了夏威夷群岛上较大领地的某位大酋长（所以为了表示他和仅统治一村一地的Lono之类小“酋长”的区别，称之为王），生活在第二次大迁徙的不久之前。随后，当大溪地人“入侵”该群岛时，与其发生了冲突（神话中将其表现为利用巫术进行的刺杀）。虽然这样一位统治者的历史真实性没有确定，也没有考古记录为证，我们不妨假设他在随后的争战中落败，从而被之后占文化和宗教上主导地位的大溪地人刻画成了邪恶的地狱角色，“在战败后被投入火坑之中”。

那么，自然我们也要去问：如果这个解释确为事实，为什么同为“旧政权”一员的Lono仍然居于三位主神之一？以及，既然Lono拥有历史原型，Kane和Ku是否也同

为古代夏威夷群岛上的酋长或其他什么重要人物呢？这两个问题我暂时还不好回答。但是，考虑到我只不过搜集了夏威夷全部神话的可能二十分之一（事实上可能更接近十五分之一），也许在进一步研究后会有新发现。也许Lono和Milu的故事可以向我们揭示夏威夷历史上从未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下来的政治风波，也未可知。

当然，夏威夷神话也有别的一些有趣特点，其中一个便是其与亚伯拉罕诸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述神话的惊奇相似性。如我前文所述，夏威夷神话的创世故事所涉及的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即所谓 Trinity，和基督教里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地位相仿，而他们创世的顺序，包括对“天使”（spirits，关于这个词本身的意味也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因为许多文化中本质上有所差异的自然神、祖先神或其他次级的小神、天使、灵体等等放到英语研究者的材料中统统变成了spirits，失去了其细小的特性，或nuisance）的创造，都和《圣经》等材料类似。其他相似点还有以下几处：

关于天堂的概念：其实各文明中的天堂概念本身也是相似的，因为人类（尤其是神话形成初期的原始人类）的美好愿望在底层上是完全共通的，例如无限的食物、美丽的景色和良好的天气，以及和神灵的接近。但是，夏威夷神话和基督教神话中的天堂都明确且详细地提及了“禁忌果实/植物”tabooed fruits/trees的存在。在伊甸园里这是苹果树上的智慧之果，而在夏威夷人想象中的Kalana-i-hau-ola，这样的树有两种，一种是太平洋地区的特产面包果 breadfruit，另一种同样是野苹果。夏威夷神话同样认为人类最初的家园便是此处天堂，也在潜意识上将这两种果实与人类必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尽管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能把这一关联说清楚的故事）。

关于邪神的来历：夏威夷神话相对而言没有旧大陆上的那么结构化或等级分明，因此我们只能将许多角色笼统地称为“邪神”。除了前文提及的Manua和Milu之外，另外还有一位地位同样模糊的Kanaloa（这么多看上去可以互相替代的邪神之存在也许暗示着它们分别来自组成现代夏威夷土民的不同族群，但这一问题仍待进一步探查）。神话中提及，Kanaloa本是三位大神所创“诸灵”中的一位，但后来不满于自己屈居三神之下，不能得到人们的崇拜（awa，即获得祭品和祭仪的权利），便带领诸多其他spirits发起反叛，最终被击败，投入了地狱深渊之中。截至此处，Kanaloa的角色已经和基督教里路西法 Lucifer的形象部分重合了。

而在夏威夷人关于“死亡概念的起源”这一神话中，Kanaloa也有出现。不过这次他成为了Kane等主神的正面大敌，在一些细节上也和之前的故事不符。故事里说，他嫉妒三名大神可以创造人类，便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创造属于自己的人族，但是却失败了。于是，恼羞成怒的Kanaloa便在人间创造了死亡，人类从此便注定生命

有限，不得永生了。在这个故事里，Kanaloa的角色开始向传统的亚伯拉罕诸教中的“恶魔”、“撒旦”形象靠拢，而撒旦和路西法本身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偏同质的。（关于邪神散播死亡的故事在包括北美印第安人的其他文明中也有类似的，同样值得作比较研究）

关于大洪水和灭世灾难：我先说说灭世灾难的问题——众所周知，神话中的灭世故事一般分为两个大类：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终结”，例如北欧神话里的诸神之战和亚伯拉罕诸教里的阿玛吉多顿：在这类灾难之后人间便彻底结束，不再存在，或至少也是不再以我们所熟知的方式延续了。目前我在夏威夷神话里还未见到类似的故事。另一种灾难则一般发生在故事叙述时之前（即是在过去，已经发生或已经被克服了的），包括上一个文明的毁灭，或者这个文明曾经历的大灾变，通常以大洪水为表现方式。

我目前搜集到的夏威夷大洪水神话共三种，其中两种的主角都是Nuu，也被称为Nana-Nuu，即“漂浮的Nuu”。A版本中，大洪水抹去了世上一切生物（但未提及是谁降下的灾难；结合后面我的分析，这场大洪水甚至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只有Nuu得到了其神（his god，这样模糊的说法也是一个疑点）的指令去造一艘其上有大屋的大船，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活过了洪水。当洪水退去，三位主神走进他的大船，告诉他可以离开了；于是他走出大船，发现自己处在Mauna Kea，即夏威夷一处重要火山的山顶。由此可见，该神话的本质是植根于夏威夷本地的。

而在B版本里，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没有变化，但是Nuu的目的地却从夏威夷本土的山峰变成了“遥远地方一个名为Kahiki-houna-kele的广阔大陆”：在那里Nuu从船上卸下了生猪和椰子，又向Kane献上了祭品。由此可见，这个版本的源头很可能不在夏威夷。如我所说，Kahiki一般指大溪地，而大溪地人是在第二波大迁徙中来到夏威夷的。因此很有可能B版本的主体情节实际上产生于大溪地，在带来夏威夷后加入了本土元素（主角的名字）而成。

C版本对大洪水来源的解释则与A、B版本完全不同。在这个故事里，夏威夷的火山女神Pele出生在西南方位的、一片名为Hapakuela的土地上。在她的丈夫离开她后，Pele带着母亲给她的“海洋礼物”航行出发，终于来到了当时还是一片荒凉，没有海水也没有淡水的夏威夷群岛。于是，她从一座岛去到下一座岛，一路上“从自己的脑袋里”把“海洋礼物”倾倒出来，使得海面不断升高，最终把当时还是山脉的夏威夷变成了真正的“群岛”。

这个故事的内容异常真实，但也令人难以置信。真实就真实在其中所叙述的事件和现实中的地质变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极真实地描绘了岛屿的形成（夏威夷群岛作为火山群岛，是在剧烈地质活动后从海底升起形成岛链的）；甚至就连故事中Pele在夏威夷登岛的顺序（从Kauai到Molokai，再到Maui和Hawaii）也和现实中夏威夷诸岛的形成顺序相同（Kauai形成于510万年前；Molokai形成于150万年前；Maui形成于100万年前；而Hawaii，即该群岛的第一大岛，形成于50万年前）。

自然，各位也不难看出，这一神话很难说是这一地质历史的忠实表述——按照目前通行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理论，现代人类在5万年前方才真正走出非洲，散到世界各地（当然，这一理论本身也有与之相左的证据；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近东地区早于5万年的原始人类遗存简论，日后有机会发出来讨论一下）；而在夏威夷地区的最早人类证据（尽管目前仍有争议）也绝不会比公元2世纪更早。一言以蔽之，除非我们要彻底推翻整个人类的早期史前史，否则Pele的大洪水故事只能是一种虚构。

当然，我也认为还存在一种次一等的解释：在大约500年前（一些渠道说是在1425年到1665年间，另一篇报告来自美国国家大气和海洋局NOVA，根据更新的古树和泥层数据将时间定在1700年1月26日），一场里氏9.0级地震袭击了阿拉斯加近海，引发的海啸席卷了整个西北太平洋地区，抵达夏威夷的海浪足足有9米高。如此级别的灾难很容易进入集体意识中流传下来，一代一代地传给后人，成为大洪水的原型。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海啸的巨浪首先袭击了Kauai岛，再是Molokai、Maui和Hawaii，和火山女神前进的方向一致。从地图上来看，来自阿拉斯加的海浪按这个顺序冲击夏威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这一解释同样具有几个极致命的问题：首先，1700年海啸作为这一神话的诱因实在太晚。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的洪水神话都位列这些文明最早的集体文化符号之一，在民族成型之始就已出现（参考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而夏威夷原住民在18世纪之初才发明类似的故事是很不合历史逻辑的。其次，这一解释和神话的细节对应比较牵强：在海啸发生之前夏威夷已经是一篇郁郁葱葱的热带岛屿景象，而非“荒凉”之地；再次，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神话本身的口吻和态度是中性而实事求是的——如果其背景是近期才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海啸（这里的近期是相较故事形成和海啸发生之间的时间），很难想象夏威夷人们会管洪水叫“海洋礼物”，并且不在情节中体现出其丝毫残暴。而且，可以预计夏威夷人在长期的岛上生活中应当已经积累了关于海洋活动的充足资料，不太可能如此模糊地描绘海啸场景，却又如此笃定地将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于某一特定角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神话中明显透露出洪水的远古性，和1700年在时间上就有着一望即知的区别。

那么，结合以上分析来看，我对夏威夷神话体系中洪水故事的来历有如下两种推测，但其中一种我留待晚些时候再阐述。另一种解释是：洪水神话反映的是远古时期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某次暂时还未被我们所确认的地质灾害，比如地震或火山爆发（注意该地区本身就位于火山活动极为频繁且强大的地震带上）所引起的大海啸。这一时代所发生的类似灾害很可能还无法被当时的太平洋人类群体所了解，因此留下了B版本的洪水故事。在这里，我大胆猜测B版本还存在一个更早些的B-Primitive (BP) 版本；在这一版本里，Nuu（或和他相仿的角色）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在大溪地或西南太平洋，和夏威夷没有关系。但是，随着大溪地人（或者笼统的“南方族群”）迁徙至夏威夷，又随着其后代逐渐将夏威夷视作家园，仅仅残余了部分关于曾经“西南方位”祖先之地的意识，完全基于大溪地的BP版本也逐渐被半夏威夷、半大溪地的B版本，以及更晚时完全基于夏威夷的A版本所取代。

至于C版本所阐述的故事，我猜测则是引发了BP版本传说的那场海啸或大洪水在夏威夷的体现：首先，如果真如我猜测的那般这一切源于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场地震或火山爆发，那么从地理上来说，夏威夷人们确实会看见海浪（或烟尘，或别的什么）从西南方向扑来，符合“火山女神出生于西南方位”这一元素。再者，从那个方向来的海浪和灰尘先冲击Kauai，再依次冲击Molokai、Maui和Hawaii，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我也许可以断言这一事件具体指的是74000多年前的多姆火山（Toba）爆发。这一事件的规模极为巨大，几乎灭绝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而且正位于东南亚的北苏门答腊岛（North Sumatra），其引发的海啸很容易影响到夏威夷和大溪地等地。

不过这一理论的一大问题就在于，74000年前发生的事件，哪怕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是否真的会在（生物学上的）现代人类间留下如此详细、生动的记录？再者，如果非洲以外的类人真的在那场灾难中绝灭了，又是谁把这个传说流传下去的呢？不过，诚然这个问题颇为棘手，却已经是相对能比较好囊括全部三个版本洪水故事的了。而且，目前人类早期起源的具体情况在10万到5万年前本身就有一段不太明确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通融”的空间。这里我仍不打算扩张开来细讲，以后若有机会发布，我在那篇早期近东人类的文章里会更详细地讨论该问题。当然，另一个可能的洪水背景是大约距今2万年的第四纪冰期结束所导致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但这一事件在剧烈性上不如多姆火山喷发，而且也不符合洪水对夏威夷群岛“顺序性”的袭击，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其他：夏威夷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来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在这样的小细节上也异常地类似于基督教神话的说法。而且，夏威夷神话中有一篇小故事模糊地提及在我们的世界存在以前已经有了另一批人类，但由于其堕落最终遭Kane毁灭，随后

三位大神才在其基础上创造了新的世界。虽然在世上其他许多文明里都有类似的故事（比如西非），但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仍然要数《圣经》中索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因其居民的堕落败坏而遭上帝降下灾厄所毁去的繁荣大城。

最后，夏威夷神话中关于 Ke-alii-waha-nui 王的故事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这个故事里，该国王曾统治着 Honua-i-lalo 之国，压迫着 Menehune 人（在传说中他们被认为是夏威夷人的先祖，但其具体民族构成不明）。于是，Kane 神便派了两兄弟去带领 Menehune 人逃离了该王的国度，来到了 Kai-ula-a-Kane，直译过来便是“Kane 神的红色之海”，穿过其去才逃离了国王的追兵。这个故事从梗概到元素上都和摩西出埃及记一模一样，颇令早期研究者感到惊奇。

说了这么多，我的下一个重点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在夏威夷本土神话和基督教神话间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似性（总结一下，有神的三位一体、天堂中的禁忌之果、次级天使或 spirits 对创世神的反叛、大洪水、神的选民逃离被压迫之地、肋骨造人和因不当行为而被神毁去的文明）。一些早于我的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提出了他们对此的怀疑。我和他们的基本意见是一致的——早期来到夏威夷搜集当地神话传说的大多是欧美传教士，必然在记录过程中会用自己最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并传达当地人的想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其本真的含义。我们尤其应当考虑到夏威夷人在近代以前不存在文字，因此没有第一手证据来补充或反驳传教士们留下的报告。再者，传教士们也带来了属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对夏威夷人的神话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

但是，和他们一样，我并不觉得这每一个相似元素都能简单地用“记录污染”来解释：一来我相信当时的记录者们正如他们所声称的那般尽可能忠实、客观地写下了他们所听到的故事；二来，目前留下的许多夏威夷神话故事中其实并没有太多纯概念性的元素，因此并不存在太多供传教士们误解或自我解释的空间。比方说，如果说 Kane、Ku 和 Lono 的“三位一体”可能有误译的一丝可能（毕竟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专门的概念），那么大迁徙和大洪水这两个重要事件，以及海浪对岛屿的冲击，则是明确、源于自然，且极为容易表达也难以出错的。并且，夏威夷人和欧美人的首次接触也不过是在 1778 年；很难想象在短短几十年内（截止人们开始记录当地神话）他们就把外来元素如此完美地融合到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中去。

这样一来，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难题：相隔如此之远、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是怎么发展出这么多颇为一致的神话观点的？对此同样有两个解释（除了前文提到的记录污染之外）：第一个解释可以被简单地称为“同源论”，即是指现代人类不仅有着一样的生物学起源，更共享一个最原始的文化底层。这个底层叙事很可能

包括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深层的恐惧、向往和想象，如对洪水等灾害的畏惧、对天气现象的崇拜，以及对规则图形的神圣化。一个次底层的叙事已经在原始印欧神话 (Proto-Indo-European) 中得到了构建，但一个同时包含近东和太平洋地区先民的文化底层目前仍没有踪迹。

而第二个解释则更天马行空一些：正如同不少人怀疑在哥伦布之前就有欧亚大陆的航海者到达美洲一般，我们不妨猜测旧世界的旅行者们曾经从近东出发，经印度洋等地来到过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带去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毕竟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基督教传教士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在印度建立了传教所（《多马福音》以及《多马行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他们从次大陆出发再去到环太平洋的岛屿上，虽然目前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难道不是有可能的吗？既然如此，他们把自己的大洪水故事带给大溪地-夏威夷人，再由他们进行本土化改造，不也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吗？至于近东地区大洪水的原型，目前已经有许多种比较成熟的理论了，我在此就不多做赘述，留待以后再行讨论了。

最后，我再简单讨论几点夏威夷神话和世界其他神话体系间的相似共性，其中最有趣，目前搜集下来资料也最充分的，当属活人对冥界的探索，以及死者被从地下带回的故事。这些传说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了苏美尔神话中伊施塔尔 Ishtar 去到下界，或希腊神话里冥王哈迪斯 Hades 掳走珀耳塞福涅 Persephone 的故事。看来人类对于死后世界，以及两界之间的可能通道，一直都是很感兴趣的。

夏威夷神话里的第一个类似故事被称为 Hiku and Kawelu。其中，Hiku 是一位年轻半神，但其母亲从不允许他从居住的山洞里去到凡人的村庄。终于，在 Hiku 长大后母亲同意了，但要求他不得久留。于是 Hiku 在一番跋涉后抵达了 Holualoa 村。当地酋长的女儿 Kawelu 很快爱上了 Hiku，便强行请他留下吃饭，又把他关在村里的草庐中，不让他离开。这时，Hiku 想起了母亲的嘱托，便拆开屋顶，逃出村庄，回到了自己的山洞。见爱人离去，Kawelu 悲痛欲绝，绝食而亡。内疚的 Hiku 便在人们的帮助下用某种植物油涂在身上，让自己散发出尸体般的恶臭，又用藤蔓制成长绳，一头绑在自己身上，另一头拴在一艘船上。

随后，Kawelu 的朋友们带着他划船去到了“海天连接之处”，那儿有着通向冥界的深渊。于是，Hiku 绑着绳子跳下深渊，进入了 Milu 的领地。由于他闻上去和尸体一模一样，那儿的亡者们丝毫没有怀疑。他顺利找到了 Kawelu 的灵魂，为了防止它逃跑便使用随身携带的两半椰子壳将灵魂抓入其中，又让船上的人们猛拉藤绳，好不容易成功脱离了深渊，乘船回到了岸上。最后，Hiku 在 Kawelu 的左脚脚趾上钻了个洞，把她的灵魂塞了进去，终于复活了酋长之女。

第二个游历冥界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叫Kalima的女人的。传说她得重病去世后，其家人朋友聚集一堂哭泣悼念，但她却奇迹般地“复活”了，还说她死后感到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浮在空中看着周遭事物，却感觉自己好像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不知为何向岛上的火山口走去。一路上她经过了许多地方，发现各地都聚集了不少看起来非常快活的人们，也有许多建在路边的房屋。但事实上，在现实中的这些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这些聚居点。她还说，自己一路上都沉浸在快活的气氛中，直到自己走到火山口边。那儿站着几个人，告诉她她还未死，所以不属于这个世界。她力争未果，被驱赶到了自己的身体边，感觉自己从大脚趾被逼入了体内，几经挣扎还是回到了人世间。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夏威夷人似乎坚定地相信人的脚趾是灵魂出入之地，这在世上的各个文明中也是非常独特的（注意在Lonopuha的故事中，酋长也是在伤了自己的脚趾后才走上学医道路的）。可以说，如果我们在另一社会中找到同样的，对脚趾的重视，也许就能构建一些神话元素传播的路径。

另外一点共性则是死者对冥界的留恋——在Kalima的故事里这一点表现得异常清楚，但在Hiku的故事里读者们也应当注意：如果Kawelu全心全意希望回到人间，Hiku又为什么要准备椰子壳，来捕捉她的灵魂，“以避免它逃跑”呢？而且，这两个故事中的灵魂似乎都丧失了生前的情感——Kalima一心不愿返回体内，而Kawelu在冥界丝毫没有表现出认识或热爱Hiku的样子。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里，死者归冥界、生者归地上的分隔已经很清楚了，而两界间的通衢可以说是近乎禁忌的。这可能也是为何这两个穿越了这一隔断的故事能一直流传下来的原因。

最后一个要点在于Hiku故事中“海天连接之地”的描述，这也可以说是夏威夷神话比较古老，仍保留了人类较原始信仰和思维的一个例证。在旧大陆上的大多数文明中，对这一“海天相接”地方的概念已经脱离了神话的确切指代，而成了文学上的说辞。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文化随着科技和认知的发展已经意识到海平线并非天空和海洋的界限，也不具备什么超自然的特点。确切地说，在旧大陆上，认为海天相接处有独特意义的族群一般都生活在3000，甚至4000年前（比如黎凡特的迦勒底人Chaldeans），而后来者中这一印象的重要性就极大消退了。

以上便是本次我的报告。